野獲編

野獲編卷十一目錄

吏部

屢兼二品正卿　借官出使
科道陞州府　傳奉官之濫
方伯致仕加銜　堂官笞屬官　海忠介附
九卿揖司屬　嚴恭肅之清操
致仕官　監生選正官
太宰揖吏科　陸沈兩公
鄭蔣翁壻　內閣中書外補
憲臣改學官　任子爲郎署

吏部堂屬　吏部見客
吏部三堂俱浙人　司農署銓
聖丞改吏部　掣籤之弊
吏兵二部大選　舉吏部
選科道　科道俸滿外轉
臺省互改　四衙門遷客
用違其才　異途任用
添註衛經歷　張西江比部
州同降知縣　老人漁色
人臣漁色無等　京官避大轎

大臣屢逐屢留　　大計年分條欵

京官考察　　外官考察

考察訪單　　外察附批

大計不私至親　　六年大計

考察破例

野獲編卷十一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吏部

屢兼二品正卿

洪武間詹徽以左都御史兼吏部尙書爲極異然此時官制未定也正德初屠滽以吏部尙書兼左都御史嘉靖中熊浹以兵部尙書兼右都御史俱專領憲事李承勛王廷相等俱領團營不預部事也惟嘉靖九年汪鋐以右都理戎政未幾改兵部尙書仍兼右都十年以太子太保改左都御史兼兵部尙書至十一年又以太子

太保改吏部尚書又加少保兼兵部尚書盡以御史大夫帶本品二次又以太宰正兼大司馬者一次皆身綰二綬各領事寄極古今權任之重一身當之且其人狙險貪狠古今所少何以當此異寵其他以兵部尚書領左右都者如毛伯溫等以南兵書領者如王守仁等以別部領者如刑書洪鍾等俱以用兵帶憲銜非正兼也

自國初至嘉靖太宰爲他官者不論隆慶以後爲楊襄毅博 嚴恭肅清 楊在兵部不踰月即還吏部今上丁亥嚴以本官召掌兵部未至而卒于家今上戊辰陳恭介有年 以吏部尚書予告歸五年矣忽以南右都御史召

之時陳已先沒不及聞新命然自來無北太宰得南臺長者或謂內閣有意抑之按諸公皆一時名碩用之多不盡其材而稔惡不悛如汪鋐者乃持權久任如此則永嘉張相始終爲之奧主也

借官出使

宋朝使北正副二人皆假尊官出疆以示重我朝景泰初以英宗北狩遣使候問亦有超等借用然國初已有之洪熙元年宣宗即位遣行在鴻臚寺丞焦循攝禮部侍郎鳴贊盧進攝鴻臚少卿頒登極詔于朝鮮上復以朝鮮世修職貢簡用爾等爲言且命以禮自持其懷遠

人較諸國特厚今使高麗者例以翰林或給事爲正行人爲副不復借官但賜一品服以往復命繳還最爲得體其後使琉球國亦然○使朝鮮者類拜命即行然必出疆始改服惟琉球一差以五年爲限第必于福建造船逗留又有出五年外者以故在閩中腰玉被麟用八人肩輿多設中軍旗鼓等官其尊與撫臣無異識者以爲非體又近年日本關白舉兵廷遣行人司憲者慰諭朝鮮司君甫被命即于都下麟玉騎馬拜客傾國稱笑之使還未幾爲遼撫所訐以墨敗

科道陞州府

宏治初年吏部尚書王恕覆給事中林廷玉奏中有成化二十一年刑科都給事中盧瑀陞湖廣長沙府通判給事中秦昇陞四川廣安州同知給事中童杭陞湖廣興國州同知又有原任禮科都給事中蕭顯陞貴州鎮寧州同知浙江道御史汪奎陞四川夔州府通判俱先年陞用官員要依上登極恩詔一體擢用此諸官他日敭歷陞沉俱不可攷但憲宗末年臺省陞擢尚得冗散外僚如此今或以三品大參而出尚裂眦攘臂如不欲生何也○永樂十九年辛丑黎恬以御史陞交阯南靈州知州至宣德七年壬子內擢右諭德則此時官制未

定耳又天順五年工科給事中曹鼎以九年考滿陞廣西平樂府同知鼎卽故大學士鼐弟正統戊辰科庶吉士又成化七年戸部左給事中李森陞懷慶府通判成化十七年兵科都給事張鐸陞漢陽府通判成化[illegible]年御史汪奎陞夔州府通判則又皆憲宗朝事也

傳奉官之濫

傳奉官莫盛于成化間巷李孜省等爲之至孝宗而釐革盡矣然宏治十年淸寧宮災給事中涂旦等奏烟火傳陞者程通等十三人建毓秀亭陞者康表等三十餘人其他李廣傳陞匠官六十六人冠帶人匠百三十八

人幾與成化間相埒此猶李廣用事時耳至十四年吏部兵部奏近年傳奉文職至八百九十餘人武職二百八十餘人視李廣亂政時又數倍蓋中官親戚居其大半此又憲宗朝所無矣

方伯致政加銜

外吏以布政使爲極其久任不得內遷往往以滯淹乞身亦有淡于宦情自保末路者往時多晉京秩以寵其行如光祿太僕卿之屬在朝廷已爲殊典矣惟宏治十五年廣東左布政使周孟中乞休上以其方會薦大用勇于辭榮加右副都御史致仕仍命馳驛以歸至正德

二年浙江左布政使林符乞休上以其生平無過恬退可嘉亦加右副都御史致仕嘉靖五年四川左布政使林茂達覲歲乞休上以其有夙望亦加右副都御史遂其請然而不得乘傳矣此後方伯以禮允歸尚量移清卿近日四維稍裂其引退者類知吏議將及藏拙居多卽小京堂絕響矣何論中丞

堂官笞屬官　海忠介附

祖制堂官得笞其屬然久不舉行惟嘉靖間吏部尚書汪鋐以事怒其屬員外郎莊一俊笞二十論謫之外汪怙上寵恣肆臆當時已訝之其前則有余祖榭之祖臨

江守錢東畬公撻其屬一知縣亦被糾以調任歸五十餘年遂不聞此事海剛峯起南總憲到任後忽設二大紅板櫈云欲笞御史不法者一時震駭以爲未有怪事然終設而不用其意亦欲姑示威稜以厲臺綱耳又上疏請懲貪官復國初剝皮囊草之制時情尤恨之御史梅鵾祚因劾瑞導上法外淫刑得旨亦云瑞偶失言仍留供職按太祖初制亦偶一行耳所謂古有之而不可行于今者此類是也弇州評海忠介云不怕死不愛錢不結黨是其所長不虛心不曉事不讀書是其所短似亦定論

九卿揖司屬

故事吏部體最尊其庶僚至部者不必言凡大九卿以考滿及公事至者先赴部見三堂畢卽赴功司揖司官向外答禮不少讓吏部司官有公事至都察院者亦報名庭參一如各御史見吏部堂官禮行之已久至嘉靖末年郎中張濂始不報名郎中陸光祖始不庭參至四十五年都察院掌院左都御史張永明不能平揭示司務廳命復舊規時値郎中盧臣當考滿乃先詣永明私宅約必免報名庭參不然卽止不來謁永明忿甚上疏直訐之臣亦上疏自辨上下其事于禮部禮科于是禮

部尚書高儀等議當如永明言復舊規于是吏部司屬見都察院一如見本部之禮而九卿亦不復往四司門揖其閣部大臣考滿應投供狀者只于吏部後堂見三堂後揖問孰爲功郎因手付以狀并不詣功司矣

嚴恭肅之清操

嚴寅所太宰清滇人也本籍嘉興縣人先大父爲蜀之川南分守嚴以中丞撫其地相得甚歡每言川中胥吏之横初嚴筮仕爲叙州之富順令而二司之吏至邑督逋稅及文卷者投刺書藩侍生臬侍生心恨之而無以報後晉蜀藩伯亦不及治頃得開府始覈其名則刻木

輩尚有未死者痛至痛輿杖而胥靡之其現爲二司吏者馭之加峻蓋修爲令時宿隙也嚴嘉靖甲辰進士至此已將三十年而追仇羣小乃爾先大父笑云嚴公見語時自以爲快心事而余心訝其不宏然氷蘖之操目中無兩正位統均不久以病告歸先人往問疾至其榻前布衾破敝寒士之不如也

致仕

唐宋士人以致仕爲榮如白香山見之歌詠以誌慶幸宋陸務觀亦受人賀禮詩集可考蓋不特臣子以爲幸事即主上亦優禮之故唐令致仕官朝參俱居本班之

上宋時致仕俱給半俸今則不然乃至內外考察以致仕處年老及有疾者而被論之善去者與得罪之稍輕者俱云着致仕去于是林下之人以致仕為恥矣猶憶孫簡肅植生前以刑部尚書請告後以工部尚書起用孫辭不赴屢疏始允得旨加褒語以原官致仕身後其家求先大父文其墓石因于銜上入致仕二字其家人石時抹去之大父屢以古道規之不從孫有子六人一任子一甲科一乙科而所見乃爾真習俗之移人也

監生選正官

本朝監生本重至景泰時許納馬而漸輕然至正嘉間

尙選教職及知州知縣等官以錢虜白丁得專民社所至貪暴不作進步想雖吏議旋及而民不聊生矣至隆慶間高新鄭以首揆掌銓始議禁革其雙月考中第一者亦僅得州同知州判官一時仕路爲之稍清近年准貢事起初猶以實廩十年科舉三次者加納旣而甫補廩未科舉者亦濫觴矣久之而增附亦以居間提學批廩納矣近日則胥吏市儈亦藉手津要竟批廩生入貲稱准貢旋以錢神選府判而出儼然與二千石稱僚友瀾倒至此令人切齒使新鄭公在事必奮臂剗除立盡矣○新鄭掌選奏驛遞閘壩等官無錢穀事寄俱得選本

省以免遠宦之苦奉旨遵行至今便之其教官得選本省余自㓜聞于大父云是張永嘉奏准行者近日有大老亦歸于新鄭所建白則大不然

太宰捐吏科

太宰體尊即輔臣考滿亦必赴部聽考核供狀而考功司引奏于御前亦必隨功郎之後此舊例也惟遇朔望則太宰親赴吏科畫名亦累朝所行故事其後改以侍郎代之近并侍郎亦不行惟太宰以一名帖遣吏說知而已此規之廢不知始于何時聞高新鄭以首揆領銓遂罷不行高權傾中外無人敢抗之者若五部則遵往

例赴各科畫本不敢異也萬歷辛卯吏科都給事中鍾羽正新任特疏欲復舊規時太宰陸莊簡光祖素以骯髒見稱竟韙不復後人無復敢議及矣○聞部堂之至各科科臣番簾居內部臣向內揖科臣簾內答之畫本畢再揖而行兩人不相面也統均之地折腰于七品小臣似褻威重竊以爲不赴亦可

陸沈兩公

吾鄉陸五臺太宰初以少宰北上時沈繼山司馬從戍所起璽丞同舟詣闕兩人懽若兄弟陸一日問沈曰公拚命請劍其不畏死明矣亦他有所畏乎沈云自幼惡

闈火砲聲他日雍容曹署則可恐邊塞戎馬之場不能
踐耳陸領之後沈以冏卿憂居陸晉掌銓用沈爲勛卿
旋拜秦撫至之三日而劉㖃反書聞即被命移鎮協討
無日不在矢石砲鼓中恭陸憶前語有意調之也司馬
爲予言輒絶倒

鄭蔣翁壻

吏部文選郎中蔣遵箴廣西全州人也在京喪偶適兵
部侍郎鄭洛有女及笄以美著稱遂委禽焉鄭爲北直
隸安肅縣人與粵西相去萬里聞者駭歎或云蔣方秉
銓鄭謀出鎮爲勢所脅取然亦醜矣前于此則有徐太

常元春以女字劉金吾守有之子徐爲華亭相公冢孫而劉則故大司馬天和孫麻城人也相去亦三千里又前乎此則嘉靖末吳太宰鵬以弃女繼董宗伯份之室董時已爲大司空管少宰事年亦相亞遂講敵禮不復修半子之敬然吳嘉興人董湖州人固接壤也蔣文選官至光祿卿有壻舒洪志爲尙書應龍之子十九而登丙戌一甲第三人鄙其婦翁不與往還鄭爲其婦外祖時正大用鄭長子爲戶部郞次子爲緹帥在京邸亦不通聘問舒未及壯遽夭人惜其志節不及通顯云

內閣中書外補

新鄭再起以首揆兼冢宰有內閣誥勅房辦中書事序班十人久次當遷新鄭置不省葢華亭所收意僧之也十人者齊訴于朝房且以直滿故事請新鄭呵曰若輩有何勞對曰勞苦已三滿考且索米長安冀增薄祿餬口耳新鄭乾笑曰果爾耶吾卽有應必不合若曹有佚儒之美俱喜謝而退卽刻入部具疏十人者俱對品調外爲邊遠大使無一人能赴者皆慟罵歸中一夏姓者予及識之新鄭秉重柄任情弄一此特其最小者然已足失人心矣

憲臣改學官

永樂乙未科榜眼李貞探花陳景著俱福建人俱以九年考滿乞就養一得高州府教授一得福州府教授俱終其官已爲異事然猶七品官也宏治元年有雲南按察司僉事林淮奏稱雲南路遠母老不堪就養辭官則家貧難供朝夕乞授本處或附近教授以便養母詔許之淮除常州府教授親終仍除僉事是以五品方面憲臣而左官至從九品冗職矣淮抵任未幾母死歸以過哀病卒竟不得還本職淮不知何許人料必生蘇松嘉湖間也○又弇州異典述云有錢塘王羽以太常少卿請便養亦得杭州府教授又正德五年御史陳茂烈福

建興化人以母老乞歸不能自存吏部爲改本省福清
敎諭則與興未之及
任子爲郎署
自宏正以後大僚任子拜各衙門幕職得遍陞宗人府
五都督經歷若官及經歷則五品竟陞知府矣葢以郎
官應列宿不欲輕畀也穆廟高文襄以首揆掌銓建議
以爲知府四品方面官大臣子弟既可以紈袴得之豈
有反不堪郎署之理且宗人五府經歷兩京止十二人
缺少人多銓法壅滞宜一切疏通除吏禮兵外餘三部
俱得遞轉待俸滿陞知府如故事得旨允行時高勢張

甚言路莫敢忤大僚亦有相左者以其利己之子弟亦唯唯贊成遂相沿以至於今然皆從都事太僕丞轉副郎又有太僕丞轉五府經歷始得員外從未有直拜主事者以主事爲二甲初授官及外長吏與甲科爲六館者優轉之缺故靳之也近已有破例者恐將來亦遂爲故事矣○今冑君在仕途多求速化甚而有詬詈選郎者銓地以忌器優容之然以余所見如常熟一邑得二人焉一爲瞿洞觀汝稷冏卿故宗伯文懿公長君文采品格冠絕一時初授詹事府錄事凡十餘年而始得部郎積資以至出守時許文穆王文肅在政府俱文懿公

所錄元魁也今日則有趙元度琦美寺丞故少宰文毅公長子抗直有父風且博洽一時少儷初授南京都察院照磨今已十五年始進太僕寺丞視曹郎如登天也瞿與先人厚善予亦識其儀貌趙則余蠹魚友也二君子故不可恒格論

○首揆一品恩蔭例拜尚寶司丞次揆與六卿至一品者得拜中書舍人中書考滿十二年始陞三級爲主事又九年爲尚寶卿俱仍管中書事即加至四品三品不出局約畧與璽卿等諸胄君若之反羨京幕郎署之遷早得金緋膺襲黃之寄然以祖宗成例莫敢爲遷就他徙者近年則殷洗心盤故歷下相文

公長子也居秘書年久獨憤上疏願得外歷三部郎官如二三品任子事例奉旨允行般首出爲戶部郎旋以正郎出理宣府糧儲此後薇垣諸胄君無復有厭承明者矣

吏部堂屬

吏部雖榮貴而並列六曹其堂屬體貌故無差別而實有大不同者各部有本司重大事俱說堂貳卿及同司官俱得商推吏部則不然遇陞遷用人選君獨至太宰火房面決可否其門擯皆選郎手自啓閉即欵語移日無一人敢窺至疏上而兩侍郎尚不聞同司員外主事

亦不敢問此猶曰大柄所在不可他假手也堂屬大小最嚴凡見于私宅僅送之門而止惟吏部則送其司官上馬方別予初見之大駭比詢之則此事相傳已久統均之地先自炎涼何以責人奔競要地耶唯國子監則祭酒司業投帖于其屬各廳各堂俱稱寅卽去爲卿相而屬吏爲冗散外僚亦稱舊寅生終身不易益師儒重地非他曹傳舍可比此𨚫最爲雅道與銓司冷煖迥別矣○近日馮琢菴宗伯琦爲左右少宰幾三年與延津李對泉戴相終始李太宰無事不與謀至有行而爲馮中止者緊要章疏俱少宰手筆太宰不更一字本科司

官亦不敢有違言蓋李爲馮尊人仰芹子履同年而琢菴方負中外重望以故折節尊信而徹規爲之一變矣此後則恐未必然辛丑外計有欲中李本寧憲使者賴馮救止而吏科王斗溟士昌用拾遺糾之馮又力持得薄謫初過堂時李之屬吏遂昌知縣湯顯祖議斥李至以去就爭之不能得幾于墮淚不知身亦在吏議中矣湯爲前吏科都給事項東鰲應祥所切齒項故遂昌鄉紳時正聽補入京故禍不可解而李馮二公一片憐才至意眞令人可敬可悲

吏部見客

吏部選君雖握重權其位不過郎吏耳今乃于朝房見客與揆地同一尊嚴而言路諸公亦俯首候之須其一面即竟日不敢告疲或退有後言而再謁則仍坐以待矣至于不攜眷屬竟住選司則始于近年倪選君禹同斯蕙尤爲無謂既以進賢退不肖爲職自應博采衆論前輩如嚴文靖之爲太宰陸莊簡之爲選郎私宅皆無日不通賓客未聞有譏評之者况要津之囑挾篋盇之潛通豈朝房公署所能絕耶其後抨擊所及亦不因此衰止也

吏部三堂俱浙人

今上壬辰孫立峯（鑨）拜吏部尚書浙江紹興府餘姚人也左侍郎羅康洲（萬化）則浙江紹興府會稽人右侍郎陳心穀（有年）則又浙江紹興之餘姚人一時同領銓柄最爲我浙盛事未幾孫去位而陳即以南冢宰改北繼之尤爲奇特然孫之前又我郡平湖之陸五臺（光祖）亦浙人也此後不可得矣

司農署銓

今上丙申丁酉間太宰孫富平去位以戸部尚書楊本菴（俊民）署吏部事幾一年然未嘗主內外計也至癸卯之冬太宰李延津去位以戸部尚書趙南渚（世卿）署吏

部止半年然司甲辰外察矣時論皆議二公為政府腹心故有此舉然而世宗朝已有之嘉靖十八年已亥大計上命戶部尚書梁端肅材司其事凡斥謫數百人時靈寶許文簡讚為冢卿未嘗辭印梁亦未嘗署部特出聖意簡注耳又是年刑部有大獄數事則又命梁署印讞治事竣而後還印至次年梁遂奪官歸世宗恩威不可測如此○楊趙二司農署銓稍久餘一二月者不紀若宣德初年戶部尚書師逵署吏部者二年則官制未定也

璽丞改吏部

尙寶司丞雖六品然小九卿之佐若非首輔任子初授而以時望自他曹遷者爲淸華之選步趨公輔間亦有轉藩臬以出者然從無改郎署之理則以體統懸絶也唯嘉靖末年北直隸人穆文熙以尙丞調吏部郎訝爲怪事今上癸巳則福建蔣時馨繼之然而穆以計典外謫蔣爲文選正郎被劾削籍兩人皆不復振固不如安于符臺坐致榮膴何苦而求啓事之榮也薄冷局而擅䙟地者可以思矣蔣之前又有唐伯元者亦以尙寶丞改吏部爲選郎亦不得遷而歸林下至今未起唐之前又有璽丞陳于陛亦改吏部副郎則至大用則僅見者

掣籤之弊

吏部掣籤之法始自邇年孫富平太宰古今所未有也孫以夙望起與新建張相尋端相攻慮銓政鼠穴難塞爲張所持乃建此議盡諉其責于枯竹初行時主者既以權衡弛擔幸謝揣摩得者亦以義命自安稍㓕怨讟亦便計也然其時有一陝西老明經以推官掣得浙江杭州府震慄求免富平公大怒謂若敢以鄉曲私情首撓吾法叱令送法司治罪其人投淚而出比抵任則首郡刑官百責所萃果不克展布撫按爲題一浙東甲科互相更調富平必知其故佯不悟而允之此後則託認

分別陽則曰南北有分遠近有分原籍有分各爲一筒遇無徑竇者任其自取而陰匿其佳者以待後來其授絶域瘴鄉之人涕泣哀訴筒已他授矣初猶同胥吏輩共作此伎倆耳至其後也選司官每遇大選前二三日輒扃其火房手自粘帖地方暗標高下以至籤之長短大小厚薄靡不各藏隱謎書辦輩亦不得與聞名曰做籤公然告人不以爲諱于是作奸犯科反不在曹掾矣其或先有成約而授受偶誤者則一換二換三換必得所欲而止他有欲言則叱詈扶出矣曰統曰均如斯而已乎

吏兵二部大選

凡雙月吏部大選則吏部堂官率選司官入內銓除吏科都給事中同入看打選官印子掛榜登簿以待總繳入內雖大權不得干預亦爲監側微意焉是日例賜酒飯於內則吏部尙書上坐都給事下席此在掖垣之體已自尊重至今上辛卯鍾給事羽正拜吏科都上疏爭之謂故事都諫與冢宰俱上座自近年吏科臣陳三謨諂媚要津自貶下席且以兵部選官兵科與大司馬並列爲証力請改正其事迄不行今下座如故也按太宰表率百僚自非他曹可比卽吏兵體例不同不爲無說

先朝當久有定制未必三讀之罪此說未知何據在事者夙大老亦不一爲折衷何也○吏部大選加午飯一頓兵部則無之其體已自不同

舉吏部

往時銓屬俱由太宰自擇自張新建爲政始令各省大僚各舉其鄉人以分太宰之權于是鄉先達多以愛憎行其意一缺出至薦六七人甲可乙否惟望重地尊者所舉始登啓事辛丑年浙江吏部缺出朶頤者凡數人嘉興賀伯闇燦然其一也賀先爲諸生時有盛名適丁艱同一儕計者入都時朱少宰方髫年在京願學執贄

而賀不屑受朱尋聯捷爲鼎元循至卿貳是年適以禮部左侍郎署部事賀巳登乙未第爲行人矣向來投刺春曹例應稱門下晚生而賀自以同里前輩不肯遵舊例朱頗有後言賀聞而作長書詈之二公遂絕交賀至是憂撓無計謂朱必下石厄之而同里有醫孫姓者游二公之門甚昵賀問計於孫孫曰是不難我力能得之乃往說朱謂賀之開罪於公都下莫不聞今公能沮其銓典未必能沮其臺瑣與其樹以爲敵不如收以爲援朱大然之遂力薦之時朱方有相望同鄉亦隨聲稱許而賀立改銓曹時咸多朱之恕云次年壬寅南直江

南吏部缺出時兵曹王淡生士騏最有名當得之其同府則兵部郎張其廉與崇德令陳允堅亦在伯仲間而陳尤為時賢所推轂王乃遍約江南諸大老及各曹大僚以至科道無不以王登薦於是吏部竟以單名上疏無一人陪者亦近例行後未有之事也陳在官聞王命下推案一嘘而殁張僅得調禮部亦引疾歸殁於家蓋一時推銓司不復由太宰惟畫諾聽命而已至於巡撫缺出亦許九卿科道各薦所知近年覲後廣西適缺巡撫時左轄入覲尚在都下於是吏部彙薦舉者九人以入疏其八人左轄也京師遂謠曰廣西撫院京香京絹

聞者捧腹邇來始漸變亦體勢之不得不變也

選科道

成宏之間進士避外官者多營求三法司觀政久之名曰理刑三年後堂官以刑名稱塾上聞即授御史即監生歷事久者亦得之葢此時撥各衙門觀政尚未限定常規以故巧黠者能越次得之然而必先授試職或踰年再考不稱則又調別衙門嗣後漸不然矣至給事中之選則專取姿貌雄偉以故成化初編修張元禎建議六科不必拘體貌長大當以器識學問文章爲主而時論不從其說葢以近侍官兼主對揚必用體貌長而語

言確者以爲壯觀故當時爲之語曰選科不用選文章只要生來豁胖長然亦聽吏部試文以爲去取葢本唐人身言書判之法以身爲第一義亦其遺意也今之考選發訪單于大僚及四衙門以揄揚多少爲殿最卽太宰亦不能專其柄矣何以尙名考選

科道俸滿外轉

正嘉以後都給事之外轉必陞參政固矣又論序不論俸卽拜都科僅一日亦得三品唯西臺則不然非轉京堂止得副使雖滿九年亦然葢國初御史三考無過僅陞主事也頃丁酉年連中丞標爲御史亦滿九載杜門

戲謂人曰若陞我吏部主政我即立起赴任矣葢尚以故事解嘲近年臺班壅滯積俸有十年以外者于是應朝卿以首俸應外選特陞參政遂爲御史得三品破天荒之始矣至若邇年都諫出爲大參者若之如赴坑塹即戶科姚養谷文蔚序次久應外補甲辰年亦曾上疏求外奉旨以謙退褒之然屢推參政不下至丁未年十月因御史九年俸滿盡陞京卿姚又自請致仕而疏中又云科俸久已逾期但不敢通考九年暗藏當內之意上命留陞京堂其時梁惺田有年蕭九生近高俱以都科應轉而以姚故見壓遂先後俱自乞大參以去姚遂

得擬南太僕少卿然直至戊申年命始下說者因謂文蔚避外營內大不直之署部少宰楊時喬疏所云智盡能索而後得者指姚也時姚科資已十五年實俸亦十二矣梁蕭俱乙未吉士姚又先一科庶常而推敲內外屢致紛紜其時科臣俱有[illegible]言詞臣亦以薄于舊僚不免腹誹辛亥內計姚竟坐斥其得京堂僅閱歲耳亦何利之有○隆慶中吏科都給事韓楫亦請科臣自散至左右至都品雖不同職業則一請得通考上是之著爲令時高新鄭以首揆領銓韓其心腹門人也故敢破壞祖制如此未幾二人敗此例亦廢○近自癸丑以後六

科會議簽出一人以存例轉舊規慈公論其棄者當之乙卯年兵科都張鳳翼國儒出爲參政其都諫俸亦已考滿又敘勞績本不當外轉特以品望見擯非復一內一外之舊張不能堪具疏自辨銓部遂直發其當外之故張益恚恨投劾自罷丁巳大計不謹及之矣蓋累朝來都諫序資俸擢大參成規從此遂廢但恐不能終廢耳

臺省互改

弇州異典述謂徐孺東貞明以給事中外謫後轉尚寶卿兼御史治水利凡兩居臺班以爲異後來有穆來輔

者以給事轉至左通政矣庚寅歲邊事孔亟奉命兼御史閱視薊昌與徐事畧仝又同時並遣者王懷棘世揚先任湖廣道御史歷大理左少卿至是又兼御史閱事延綏又會健齋乾亨初以山東道御史言事謫官轉至光祿少卿亦兼河南道御史閱視宣大二邊又鍾文陸化民初以御史星誤謫行人司正尋陞光祿寺丞兼御史賑濟河南則再入臺班矣尤爲異事○吏部曹郎亦無再入者唯顧涇陽憲臣以銓郎救辛總憲外謫後再入吏部最爲創見然重望高名終不得志而去至詞林帶憲職者唯嘉靖庚戌虜薄都城趙內江相公以司業

建言陞諭德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行營將士此後七十年而徐元扈光啓太史繼之以上疏論兵特旨陞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治兵于都城蓋軍興異典前後一揆不可以常格拘也○按臺省互改前朝甚多至正德後稍稀耳

四衙門遷客

近日吏部翰林科道外謫者皆不赴任僅身至境上移文索公據歸而待遷如乙卯之冬吾鄉一給事謫為閩藩幕適黃與參承元自南京兆擢中丞撫福建還里給事持胥弟剌往候值其他適關者微有難色給事立索

名刺竟去黃歸大恐痛笞閽人身率謝罪凡往數次始得面解因憶老人輩述吾鄉前癸丑科姚禹門少宰（洪謨）以編修外謫謁中丞而移其座北向中丞笑而置之蓋久爲詞林不知撫臺作主亦南面也又余所目覩則辛卯年馮具區祭酒謫廣德州判官適缺州守署印兩月轉南行人司副始歸又戊戌年許星石（聞造）侍御（許海寧人貴州道）論列諸大臣謫山西嵐州判官謁撫臺魏見泉（允貞）魏前亦臺臣曾以言事外謫許疏中所劾大僚魏亦一人也相晤時魏留欵歡然稱老道長慰勞有加許故乙科起家反侃然作色魏終不以介意此皆吾郡

先輩故事不知抵境上一說起于何年何人也又憶乙酉年吾鄉馬廓菴應圖比部疏論時宰侵及諸言官謫山西馬邑典史時御史滇人孫愈賢按宣大正馬所首糾者葢銓地有意困之也抵任謁臺孫佯不見馬長跪竟日至事畢而後揖之入所以窘辱之者甚備馬乃荏勿能抗也則孫之識見險于魏遠矣且兩公品亦薰蕕本不足並論馬亦狷者偶與其甥李氏有違言李故太史見亭自華子膚愬于王太倉相公述其吞噬之狀王信之適大拜出山逢人痛詈必欲重處之故馬決計抗疏求謫王後當國起馬復故官葢亦無成心云

用違其才

大臣坐鎮雅俗與宣力封疆本是兩事本朝如馬端肅楊襄毅兩太師前後握樞秉銓俱有稱于時眞全才也其他大老未必兼長然不害其爲名碩今上初年用人隨材器使各著聲績近二十年來俱以資望推用不復論其材地相宜與否只如沈繼山司馬伉直著聞以之儀表百僚何等凝重乃用以禦虜劉哱之變扞守有餘驅勦稍遜迄不能成功改撫中州不赴而去孫樾峯司馬爲選郎時淸勁無染士林推服即爲冢宰亦其分內乃用以禦倭卒與本兵相左爲白簡擊去二公後雖再

出終以前議未得以大用也又如石東泉先朝直臣爲司徒時正繼宋莊敏之後必計操守不減前人久任計曹國計必裕忽移之兵部値關白事起力任貢封遂致僨轅又如萬邱澤熟諳邊情屢著勞勩經畧朝鮮奏凱而旋其時酬以本兵亦不爲過乃用爲協理坐院諸臺臣起而譁之復加株出鎭終于塞上其他倘未能悉記善乎許少薇之疏曰沈思孝淸直名臣使其建牙內地將見一路風淸乃使作陜西巡撫助討寧夏正如斵圜方竹杖刮漆斷紋琴毫無濟于用而至寶損矣可謂至論

此癸巳年事許爲兵科都給事名宏綱

異途任用

三途並用江陵公建議也是時以吏員任知縣者山東一省則有萊蕪之趙鼓費縣之楊果俱任九年加服俸再加州府同知可謂得其用矣頗聞兩人俱非循吏但幹局開敏能肩繁鉅果初涖事諸儒生侮易之無一來謁者忽揭一示訂期季考諸生以故事姑往試且窺其作何舉動比衆集則請校官來出題且云不佞舉刀筆不諳舉業又不敢廢典制願先生留意是日供膳皆出中庖甚豐比收卷則鴻乙滿紙或僅數行或戲爲俚詞以寓嘲謔果束爲一篋夜作檄呈督學云身既異途濁

流難定甲乙教職又師生親暱評品多私敢煩文宗親
閱第其上下諸生聞之因服叩首求哀乞就明府手定
文章司命孰敢不心服從此洗腸滌胃以聽指南兩學
師又代爲懇遂浴胸臆發案終其任無一青衿敢譁者
又有一胥名黃清江西之上饒人起司獄歷任我郡嘉
興同知貌寢而眇一目然才智四出應變無窮能持人
短長郡長邑令稍不加禮卽暴其陰事相訐人畏之如
虵蝎及高寶諸河議築内隄久不就江陵公謂非淸不
可乃改銜爲淮安府甫歲餘成功者已半江陵大喜加
兩淮運司同知留竣役又匝歲且報完一日謁臺使者

于舟中楔踐板墮水中因中寒死蓋上官惜其技妬其能令人擠之也事聞賜特祭贈大僕卿蔭一子入胄監使其尚在必藩臬開府矣是時用人能破格如此

添注銜經歷

本朝簿尉卑官不用宋人注官待次之法凡才品劣者例陞王官初亦一時權宜疏通之術後遂循為故事不能改矣至今上之庚戌西粤人文無技（並緬）者為文選副郎署選事患銓選壅滯又創為一法於凡州縣卑官有考語非上等者即上考而歷任稍久者輒陞外衛候缺經歷謂之半王官呈之上八宰孫富平大稱善即為允

行亦不經題請而言路以富平故無一人敢議初猶一缺止用一人久而二三人更數年則累累若若與王官無異矣王官止中原楚蜀江右數處在彼候缺者尚少今衛幕則布滿天下動云待缺凡州佐縣佐以及驛丞倉巡之屬每一缺官輒求代署恣行萅攫或憲訪或告發則潛匿他方詭云回籍及事過再來又浼有力者道地以圖承乏在上臺則以去來莫測無從行驅逐之令在吏部則以閟廢已久無從中考功之法真如飛天野叉擇人而食普天率土無處不然其蠹吏治害民生眞第一獘政文君實作之俑而吏部奸胥又利缺之易出

可以上下其手下吏應劣轉者又借以避王官稍賂刻木輩即已得之蠅集一方磨牙棘吻爲蒼生𫌨瑜更十許年不知何所終矣

張西江比部

江右張西江壽朋初拜比部丁亥京察外謫爲山東泰安州同知又以與同寅爭香稅事當鐫一級赴部聽補得降永平府推官言路起而爭之謂以州倅得司理則運同降一級當爲按察司僉事知府降一級當得布政司參議運司降一級當爲按察司副使矣時文選郎中爲謝庭寀疏辨殊支張乃改降萬全都司斷事而去迄

不振罷歸至今未出張此補本屬創見謝遜君同鄉相善破格用之但先朝知縣多陞州同知嘉靖初尚然後遂爲胥吏輩考中之官及貲郎之優選無一清流居之今下遷反爲理官似駭聽聞因思此官亦從六品秩已不卑然列縣佐之班叩首呼老爺每直指行部則大帽戎衣趨走巡捕一不當意箠楚塵埃間與輿皂無異至府司理亦得而笞之詈之宜謝遜郎之受抨也

州同降知縣

近年張西江壽朋癸未進士亦知名士也以刑部郎謫州同知又因事降一級補任推官爲言官所糾改降副

斷事并謝選郎俱得罪朝議不以選郎爲冤但本朝州佐降府佐縣正者甚多無論祖宗時卽隆慶初年南直通州同知王汝信者登嘉靖癸丑進士亦以戶部主事降是官後被論再降一級時廣陵李文定爲首揆力薦其賢因降補其邑興化知縣尋陞戶部主事優轉通政參議其人至今上初年尙在非遠事也

老人漁色

山西陽城王太宰國光休致時已七十餘尙健飲啖御女如少壯時至今上十八年則去國凡九年矣時陽城民白好禮者病亡其妻李氏國色也王夙慕其豔托諸

生田大狩等誘以爲妾其翁名白書初執不從後以威脅再以利動遂許焉李氏誓不更適又力逼之以刀刎死一時傳爲奇事按臣喬璧星得之遂疏以聞上命查勘後亦不竟其事而罷夫踰八之年或嗜仕進營財賄者世亦有之至于漁色宣淫作少年伎倆則未之前聞或云王善房中術以故老而不衰

人臣漁色無等

今上壬寅吏部郎趙邦淸爲御史金忠工給事張鳳翔等論諸所臚列眞僞相半趙憤恨力辨醜詆穢詈至持利器欲刺刃言者獨其中有欽選東宫淑女楊氏退出

爲趙買爲妾則不復置道辨尋奉旨削籍去不深窮其事也前此二十年則有故禮部郎臨江守一事與趙正同竟坐極法長繫矣又前乎此則宏治初年寧陽侯陳輔幼聘駙馬楊偉女待年未娶因聞淶水縣人郝榮有女殊色曾入內廷簡出輔匿楊氏婚娶之後以寵衰仍娶楊女既入門乃發其事至下獄會𧫒旋命革爵爲民俟他日伊子承襲猶爲寬政也若正統十三年侍郎齊韶娶內遻百戶史宣之女事發至夏月論斬則其禍烈矣又數年則英宗返正時詰問逵官吳官保曰也先何以失信當時曾許以妹歸朕今女安在也先云已爲石亨

奪去且盡殺其媵矣上戒宫保勿言亨坐大逆夷滅淫夫漁色至此眞膽大于天其中得其良死者幸也

京官避大轎

閣臣禮絶百僚大小臣工無不引避唯太宰與抗禮然亦有不盡然者至太宰之出唯大九卿爲官及詞林則讓道駐馬以俟其過他五部則庶僚皆引避雖科道雄劇亦不敢抗至少宰之出其體同五部正卿他亞卿則不然矣至庶吉士向來止避閣師及太宰餘卿貳俱竟于道上遥拱吾鄉陸五臺太宰先于今上癸未甲申間佐銓遇庶常于道上抑其引避反大受窘辱訴之閣下

亦不能直因憤極語人曰當今京師異類不知等威不避大轎者有四等一爲小閹宦二爲婦人三爲入朝象隻四爲庶吉士諸吉士聞之益恚恨立意與抗今不知何如又北京臺省諸公遇六卿必避而南京則不然每道上相値竟講敵禮西臺尙以堂官之故不與公會至六科遇有公私吉凶之禮直與正卿雁行並立無少差等亦異矣

大臣屢逐屢留

禮部尙書石瑁者山西應州人正統閒進士也初爲金華知府以考察罷軟當罷適陞布政行得留及爲福建

布政又坐罷軟去適陞南吏部侍郎再留會禮卿蕭愃
以奏對失上旨調南京李文達薦瑄以代蕭入朝出班
承旨不上御道而竟趨右階英宗大不懌謂其舉動失
措有忝禮臣勒令引退比自陳疏上上又云其人篤實
可憐但遲鈍耳命姑留之未幾即病不能出部事久廢
時孝恭皇后上僊典禮煩冗始命右侍郎鄒幹署印而
瑄竟不言去久之始卒於京邸是時計典已重何以陞
任即廢不行而身被議者又何恬然若不聞比勒自陳
時李文達亦不引罪又何也彼石瑄者何足言特大臣
廉恥道喪可異耳

大計年分條欵

大計考察之法至今日詳備極矣然孝宗朝尚未然宏治元年言官奏請考察在京五品以下庶官則有年老有疾罷軟無爲素行不謹浮躁淺露才力不及凡五條而無貪酷又另察五品以下堂上官則年老不謹浮躁三欵之外又有陞遷不協人望大理寺丞一員亦無貪酷兩條葢其時待京朝官有禮不忍以簠簋屠僧輕加人也又其年爲戊申初非己亥年分意者如近例主上新登極大計然銓部初題本時上命照成化十三年例行則斷非登極又其年爲丁酉亦非己亥也且其時計

典不舉已十一年今人動云六年大計爲祖宗定制誤矣○此時五品以下官分作二項盡如外計之有司與方面也亦似有理又不協人望一欵亦僅見于此舉今日似亦可行

京官考察

京官六年一考察者無其例自成化四年用科道魏元等言奉聖旨是有堂上官的還會掌印官公同考察八年奏准京官每十年一次考察十三年又用御史戴縉等言要考察兩京五品以下官奉旨照例會官考察至宏治元年二月河南道都御史吳泰等又請考察得旨

云這考察事吏部看了來說則王介菴爲冢宰也時掌翰林院爲少詹兼講學汪諧請將本院侍讀以下官准成化十三年例自會內閣大學士考察上曰雖有本院自考事例吏部還會同翰林院掌官行事是年謫出者凡一百四員而詞林無一人至宏治元年閏三月吏部都察院考在京五品以下堂上官僅去太僕寺丞周晃等五人耳宏治十年正月吏科都給事李源等十三道御史徐昇等乞考察兩京五品以下及外任方面上命如宏治元年例考察共斥降九十五員至宏治十四年閏七月用南吏書傅瀚奏謂京官十年一考察法太濶

畧乙六年一考從之宏治十七年又詔十年一考尋以給事中許天錫言命六年一考甚爲令至正德四年巳巳吏部尚書劉宇侍郎張綵等又請考察時距宏治考察時止五年葢逆瑾意也自是巳亥兩年考察遂爲定例葢迄今尚未百年

外官考察

宏治六年正月朝覲大計吏部黜謫方面州縣等官一千四百員雜職一千一百三十五員上曰人材難得事貴得實人貴改過祖宗愛惜人材必待九年方黜今因一人無稽之言沒其積勤使之不敢申理豈治世所宜

有爾等皆因舊弊不能改正其方面知府年未滿六年
有疾不妨治事素行不謹在未任之先餘官到任未及
二年非老疾貪酷顯著者俱留治事于是方面官以下
山東僉事王經等五十八人皆留而府同知張文皐等
俱未三年亦視事如初矣此時王三原爲太宰已爲上
所疑故大典亦中格且旨中人材難得云云皆大學衍
義補中語邱文莊爲次揆所擬旨也王此時卽宜辭位
而猶戀戀恩遇不三月卽爲劉文泰事上指爲賣直沽
名不能安其位而去亦可謂不見幾矣又按宏治六年
外計吏部具大小庶官當陞者二千人閣臣邱濬上言

唐虞三載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斥者徒信人言未必皆實非唐虞之言亦非祖宗之制上然其言以故未三載俱留用此事實錄不載而見之黄泰泉所爲邱文莊志中可見邱之排王三原不特劉文泰疏矣史竟爲邱諱之

考察訪單

今制匿名文書禁不得行唯內外大計吏部發出訪單比塡注繳納各不著姓名雖開列穢狀滿幅莫知出于誰氏然尚無入御覽者至己未外計浙江參政丁此呂以不謹罷會有人言其枉吏部竟以訪單進呈此呂遂

追贓遣戍人雖冤之竟不曉單自何人

外察附批

正德三年戊辰朝覲考察疏入內忽批出翰林學士吳儼帷薄不修着致仕養病御史楊南金無疾欺詐爲民儼丁卯主順天試以爲臣不易爲論題劉瑾惡之南金在臺時爲堂官劉宇所撻羞怒請告故宇讒之瑾從中旨罷去儼後起至南禮部尚書謚文肅而南金亦得復官宇之附權亂法至此瑾敗僅革宮銜致仕眞漏網嘉靖丁巳內計戶部左侍郞謝九儀兵部右侍郞沈良材各以自陳得旨調南京用矣又科道拾遺疏下上又附

批謝九儀致仕沈良材閒住疏中無二人名也亦異矣又先辛丑外察不及河南參政王愼中等二人內批俱以不謹閒住則首揆貴溪意也其後則今上丁丑星變考察南刑部員外包大爟以浮躁降內批以不謹閒住南兵部郎中呂若愚不處南給事傅作舟論之內批亦照不謹例閒住則首揆江陵意也

大計不私至親

南禮卿陶四喬承學素負人望又江陵同榜進士素以聲氣相重及奪情事起必稍不然時江陵同邑人傅作舟爲南給事方寄爪牙耳目雄行于都中陶又不甚禮

之乃讒之于江陵會陶亦以事見忤適辛巳大計募人劾陶苦無事欵適傳密寄陶諸罪狀至江陵大喜以授給事中御史俾入糾劾疏時商燕陽為正在臺中資最深為陶姻家又江陵門人也苦救不能得乃懇之江陵公江陵怒以惡語切之商無策挽回陶遂為科道秦耀等所糾得旨致仕商後轉廷尉將大用亦以言罷商敏練有能名本非附江陵者止此一事見訾謂其畏禍坐視遂不免至壬辰外計司銓者為太宰陸光祖前御史屠叔方黃正色皆其至戚俱以新任副使貶降議者不言其蒲癸巳內計則吏部郎呂胤昌為吏部尚書孫鑨

嫡甥以浮躁降調吏科都給事黃三餘爲考功郎中趙南星之兒女至戚以不謹閑住一時輿論翕然服其公葢人心之不可泯如此

六年大計

京朝官六年一大計其法至嚴先朝亦有以不公爭之者如先王大父爭韋商臣等之顯然終不能得唯穆宗時考察科道後起給事周世選太僕魏時亮等然非時考察言官本非典制特出高新鄭一時私意故公論皆以爲冤今上辛巳察典不謹去者次年即起用爲今大司徒趙南渚世卿則初爲南戶部郎特疏譏切時政江

陵怒劣陞長史旋中大計尤爲淸議所推也嗣後如顏鯨管志道張正鵠馬猶龍亦時情稱枉薦章不絕終不肯破例益以非有大節表著不得比前諸賢耳自辛巳後凡經丁亥癸巳己亥乙巳四斥籍無有議起廢者唯邇來辛亥一察物情洶洶司黜幽者被彈射無完膚一時亦不能勝近日遂議起徐比部大化則不護條中人也錮人明時誠可憫惜然天荒一破後來藉口懋才恐大典難以隄防矣

考察破例

宏治以後考察之法始密而嚴世宗于議禮諸臣無所

不假借獨嚴于大計罷斥者如教官王玠光祿監事錢子勳御史虞守隨州同知劉坊輩俱百端獻媚于興邸而上終不爲破例其嚴如此然而降調諸臣如趙文華彭澤儲良才等亦係考察人數以權奸疏保留復舊職葢以貶輕而斥重故特免也其後朱隆禧以進秘方見倖雖加銜終不見用葢以考察之故而史後以助米及建醮祝壽其子際及呂希周輩以拒倭報功皆陞職致仕亦以計典故耳此後唯穆宗庚午高新鄭以私怨斥張檟魏時亮等諸人至今上初元皆起用今上辛巳大司農趙世卿先以建言忤江陵劣陞楚府長史至是又

以不謹斥未幾即復原職以至今官而大計自此不能永錮矣。嘉靖末年都給事中厲汝進以劾嚴分宜降典史矣未幾外計即以逃斥之是時察典嚴重言者但指爲嚴相修怨而無敢救者即穆宗登極大霈言官無一遺棄而汝進屢入薦章獨不收召使其在今日則立致槐棘矣萬戸侯何足道寧止一李廣哉。嘉靖末年諭德唐汝楫以分宜黨被劾用不謹例閒住然非考察也穆宗龍飛晉進舊講官汝楫僅陞太常少卿與致仕當時清議向嚴如此

野獲編卷十一終